

綱鑑會纂卷之七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徽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不攷文景之恭儉以書所稱何以加焉

才大畧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辛丑建元元年

丘慢山曰人君卽位改元自二帝三皇以來未之有改也然於是時天子旣紀其卽位之元而列國諸侯

所謂集公之龍而

嗣位之初亦各自紀其元似涉二統自秦罷侯置守而天子始專之故天下奉行不敢有貳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至文景惑方士而始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然猶未有號也年之有號始於武帝卽位之初事雖非占然足以別世代防僞妄禮所謂可以義

賢良方

此起者其類歟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

正直言
極諫之

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目**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

王詔
仲舒天
人三策

天人相
與之際

天心仁
愛人君

道者所
由適治

之路
聖王禮

樂教化

之功

周道燦
然復興

以古今治道廣川

今河間府
景州齋縣

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

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

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

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還音旋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

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

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

興廢在於已非大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王者求
端於天

天道任
德不任
刑
王者承
天意以
從事
遠近莫
敢不一
於正

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
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
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
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
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
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王者以教化爲大務

教化行而習俗美

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

衆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

管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

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

真西山曰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

起而大有功文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

二條最
有功下

學者

秦漢以

下未有

識者

仲舒識

得本原

教化漸

而仁義

疏

朱晦庵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性為人之欲則未為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自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飭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主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養士莫大乎太學
學士之所
太學教
化之原
守令民
之師帥
功以任
官稱職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
 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
 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
 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
 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
 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
 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
 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
 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而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

爲卷

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天者羣
物之祖

目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

聖人法
天立道

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

人君不
可不知
春秋
命非聖

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
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
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

人不行

脩此三者大本

辛

大地之

性人爲

貴

樂循理

然後謂

之君子

聖人以

微致顯

言行君

子所以

動天地

積善猶

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

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

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

致明晻與暗同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

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

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

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

長明加

道者萬

世亡敝

道之大

原出于

天

三聖相

授字一

道

繼治世

者其道

同

受大者

不得取

小

舍公儀

休無可

為

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

守一道亡揀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用猶言取而用

夫天亦有所分限于齒者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之翼

者兩其足傳讀曰附著也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力謂農不動於末末謂工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

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

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史記公儀休相魯其家

見其家織帛而好怒而去其婦春秋大一統者公羊傳隱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始受命

收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承

春秋大受之以爲始一統故言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統紀一而法度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

明仲舒爲江都相喜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

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書法文帝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是特書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

嘉統一也

武帝傑然有立尹起莘曰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卽位之始他務未遑首

一代大儒爲首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

如永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

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一人終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蓋不易得也

仲舒王
佐之才
雖伊呂
無以加

伊呂聖
人之耦

王者不
得則不

與仲舒
潛心大業

師友淵
原所漸

班孟堅曰

劉向稱董仲舒為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

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
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
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
及乎游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
亦以歆之言為然獨何與

袁了凡曰

孝武首策賢良而仲舒對策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言亂國政者請皆罷然而不及黃老意竇太后之故人猶有所諱矣
抑綽所學正在此也至田璜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
者而公孫弘以治春秋取相封侯於是儒者益知所嚮粹然一歸於
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帝表章之功安可誣也說者媿秦
皇於漢武夫始皇既一天下而焚詩書禁閑語武帝乃建藏書之策
置寫書之官表六經黜百家其大本固已卓然若夫窮奢欲繁刑欽
土木征伐信神荒遊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者其殆以是夫

目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

仲舒以禮匡王

都相事易王

易王名非景帝子也

王帝兄

素驕好勇

仲舒以禮

匡王王敬重焉

嘗

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

泄庸父種范蠡與之三賢大夫也

寡人

粵有三仁何如

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

柳下惠有憂色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況設

詐以行之者乎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

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按董子書接云苟為詐而已故

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霸也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於美玉也

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

也王曰善後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

數殺害二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

仲舒兩事驕王

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

董子度
粵諸子
董子有
儒者氣
象
古人告
君正始
之道

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

事得失間舉王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

程子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

程氏曰

仲舒所言皆當時急務也占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

丁奉曰

程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

道義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德焉戰國以來百家凋晰而彼下帷發憤所學盡歸於正一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是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格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辭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愚又謂董子不但度越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儒以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況漢一代之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

趙縉薦
甲公

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鑑上雅尚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

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縉為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轉移王臧為郎中令縉

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記禮器東帛加璧尊德也

謂下設東帛上加以璧安車駟馬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

為治不在多言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

為治顧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召至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

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書法迎者何脩禮也丘瓊山曰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矣

胡致堂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

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速穆生又可見矣

丁南湖曰論申公者但當取其經學不必貴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惟公為首而公之弟子若趙縉王臧固不足并其最著者

申生不
速穆生

事行者何
未知力

如力行何

為治顧

為治不在多言

及門則孔安國等私淑則韋賢等而三百
篇之教闡揚於秦火以後者公之功也

蘇東坡曰

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
嬰蚡起又可一咲鳳凰翔於千仞鳥鳶彊射不去誠恐虛

哉論也

綱王寅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后建

為郎中令后慶為內史○**目**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

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后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

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

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

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

萬石君
恭敬無
比

萬石君
家不言
而躬行

廷見如
不能言

與葉公

好龍何

異

好儒之

實安在

以衛青

為大中

大夫

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

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華曰

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廼棄之侯國

罪與嬰盼之免皆然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

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袁上嘗過**

姊平陽公主

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曾

悅謳者衛子夫

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悲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

衛青之父鄭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